

四部叢刊

國朝文類（二）

330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國朝文類
二

卷二十九至卷五十三

國朝文類卷第二十九

記

凝道山房記

吳澂

永平鄭侯鵬南嚴重清謹爲時名流而不以所能
自足也謂仕必資於學學必志於道別業在滕州
築山房爲游居之所取子思子之語而扁之曰凝
道不遠二千里走書徵言於予夫世之成室屋者
往往有記記者紀其棟宇之規制營構之歲月而
已稍能文辭者可命也而奚以予言爲侯之意寧
不以予嘗講聞於儒先之緒論而欲俾言其所謂

凝道者乎嗚呼道不易言也言之易者未必真有見也非真有見而言是妄言也而予何敢夫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詘乎雖然侯之意不可以不答也詎容已於言哉請言其似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猶水之中有器浸灌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之器或沉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入或出器與水未合一也水在器中凝而爲冰則器與水永不相離而水爲器所有矣人之於道猶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以凝之則道自道我自我道豈我之有哉人之生也或智或

愚或賢或不肖均具此性則均受此道不於賢智而豐不於愚不肖而嗇也愚不肖之不賢智若者何也能凝不能凝之異耳嗚呼子思子言道所以有貴於能凝者歟凝之之方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德性者我得此道以爲性尊之如父母尊之如神明則存而不失養而不害矣然又有進修之功焉蓋德性之內無所不備而理之固然不可不知也事之當然不可不行也欲知所固然欲行所當然舍學問奚可德性一而學問之目八子思子言之詳矣不待予言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也新也

厚也禮也皆德性之固然當然者盡之極之溫之
知之間學以進吾所知也致之道之敦之崇之間
學以修吾所行也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
知與行一者立其本兼者互相發也問學之力到
功深則德性之體全用博道之所以凝也夫雖然
此非可以虛言言亦在夫實爲之而已矣斯道也
人人可得而有也況如侯之卓卓者哉其凝之也
予將驗侯之所爲侯名雲翼今爲江南行御史臺
都事延祐四年臨川吳澂記

儀禮亭記

元明善

汲人張君錫氏作機槎之亭志恠者云海與天河
通蓋有人乘槎至斗牛間徵而慕之故以名亭昔
君錫挾能放游浮河達淮亂江而南歷吳越西至
于鄂衡又至于沅澧踰洞庭下彭蠡內齎剗中息
於水腹奪舄于覆沕漸于鱗或再月不得抵所止
舟師候祥盲風焱作水與風爭艫舳崩傾檣折舵
敗繇無底戾又雨且暮游二十年不知幾此遭矣
怠而北歸有官留中意必夜悸於夢朝怵于見猶
事于槎亦何謂邪曰怖吾之南信如子言今吾完
然我也不亦有不水死者衆乎環燕千里無湖江

浸也依龍光被休風之人也者壽昌嗣終不逢不
若宜也嘗試徵余二十年間或者服食百忌步乘
有擇武導晝兵衛夜臨避而吻動又噤見獲則聲
功亟詫非不牢自謀也一旦若輕塵驚風漠無蹤
響者抑何也其所居甚海濤所乘甚膠舟風水不
爭立將解剥彼且安之固亦危我矣雖然世所共
安而不之危者非大地乎然載萬物者地也載地
者水也火水石土合爲地體并水而載之者天也
地不爲大舟乎天不爲大水平實大舟運大水其
不有大危乎道雖無泯器當有敝十二萬年之後

又誰知果不并大舟大水而趨於大壞也與槎本
無也無又何待於檣亭亦無也有亭必基於土地
且不能自有何有於物雖然寄吾於槎猶萬物之
寄於地同寄也又奚安奚危哉余曰子之號達矣
曠矣其情盍求夫稱也夫槎者溝中斷也利小涉
不大受也胡不虛其中使無不容牢諸外使無不
載道爲之檣時爲之飄泊之於義渚繫之於德淵
若然效大舟之實而不洩託大水之運而不覆渢
渢乎漻漻乎槎之進乎是也至矣

順州儀門記

元明善

春秋左氏傳曰新作南門不書非公命也非也興作必書然合禮不書書皆貶也南門蓋魯君之臯門也新作者改舊剏建之謂必當禮而不書不然則左氏之誣也諸侯三門臯門應門路門今之州準古伯子男之國作儀門禮也春秋合禮不書作門此何以書喜制備而從民志且非爽於春秋之旨也制備而從民志者何溫榆水之陽有古城焉曰順以州隸大都路地沃而民淳自國家罷兵百年涵濡撫育生殖日敏蔚爲饒郡郡城據亢爽地而四下郡廨特當其亢亢有故儀門址又亢亢

之尋常郡人以不屋於其上爲耻屋焉則鼓角於斯懸令布政於斯有以雄其州而聳民聽觀矣至大四年知州事梁君彥義始來明年百廢次第舉民用大和民曰吾無訟以撓州吾稅賦以時足使君甚仁不生事害我使君召役吾必樂趨於是梁君知其民之可用也廼謀諸監郡某將建岑樓於址僉曰休哉惟時請割俸金以倡俄而州人故中書右丞曹公之家今樞密副使石公及諸名士或寫之材或予錢米民皆子趨以獻工役肇事于皇慶元年秋七月畢工于二年夏六月規制端大輪

奠丹麓歛若天成登其上而望北則紅螺峻極雖
五十里外若接闌檻東北曰黍谷則鄒衍吹律之
山也潮潞二水會於白淑經城東而南注吳船來
集通玄橋下其西南則天都霄漢觚稜金爵隱然
鬱葱佳氣之間羣情大悅於是郡制備矣民志從
矣則又曰是不可不著興建之歲月也廼託右丞
之子太保長史偉求余文余太史也凡書必稽諸
典禮遂爲據經而述之俾知今之州準古諸侯之
國不爲不重興作制備而從民志也則太史喜爲
之書苟不足乎是而要名勸民者爲春秋之所貶

君子慎諸

武昌路學記

元明善

武昌墉山而城塹江而池挾滇益引荆吳據楚中而覆南越宋人二百年間峙糗鍛兵岌爲邊壘

而冢之池也不足乎深城也不足乎高

恤刑尚德武弛文張民日趨于禮樂之域而不知爲之者建侯樹屏表疆明制乃此焉行中書省而統四道宣慰使元將大吏咸走節下聽約束奉期會然則武昌自爲重鎮矣凡夫表厲化導之具宜有以倡庶方而厲羣目獨廟學陋小不稱司憲者

如詔興言保釐者責功郡守振紀有嚴營畫是亟
禮殿東廡西廡戟門儀門齋廬爲屋五十餘間端
大堅緻丹碧藻繪象設筵帟皆視儀度尊豆鍾磬
不奕典祀惟講堂經閣諸室不剏而葺歲丁巳五
月肇基越己未十有二月告成學後曰鵠山書堂
者廢而入於豪奪徵劑歸公方議勒石紀始而除
者得龜趺于埋中別致貞碑于湖南明善適參政
行省兩府來相與言曰衆心一公奏厥完美期奉
天明思勸民職而已惟是彰今而垂後者咸願有
作謬嘗上直翰林曷敢咈乎推命然記事必載其

實興學當原其本禮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學之
有廟漢以還始聞也孔子先聖顏氏先師唐以來
始定也由學尊廟因廟表學廟焉而不敦夫學非
制也謂報焉在是抑微也天以之而道明地以之
而理察人以之而極立三才既奠萬化乃成推功
絜德天地實參斯報之圖罔極何從聖朝龍奮北
天弓劒辟國顧乃首尊孔氏旌用儒生列聖錫禮
崇祀加謚增秩若稽典則昭陳政化揭科比士登
賢建官不有望於聖道贊化天下乎夫道不玄邈
以爲高不空寂以爲深大則充周乎萬物小則流

行乎一身法制謹嚴經權周密蓋不越易書詩春秋之外矣亦不離綱常事爲之間矣若夫盡學士之上達極聖賢之能事固非指顧可會文辭可判而君子也而賢者也不諄諄歟德言曰君子德非徒德才言曰賢者才非徒才道明義立智周行圓其用而出也細不遺而鉅有措其舍而處也近者化而遠者格爲良臣爲大人爲節士爲真儒非由外假端在我爾無師而興固曰豪傑受業而成孰謂凡民美哉簪裳入學肅瞻新廟斯弦斯誦相規相誨顒顒然巖巖焉本學者養正以成聖功末學

者游藝以獻春官乃骯骯乃譸張聲焉無所入也
憎焉善距來也穹屋華題資爾燕間德求而無以
徵之才求而無以齊之哀哉匪但退作室之初心
無乃孤崇儒之明詔乎武昌南服列城言言百辟
承風多士砥節或挾能而起或抱璞而潛聲光侈
其不遇吾爾慙焉矣雖然山川流峙風氣融結瑞
不歸於鳳麟寶不期於金璧偉人魁士羣出而爲
國家之屏之翰也將自今日

虛室記

元明善

居室而強之名非古也名而名之曰虛厥義宏也